

Headline	8 person elder people play harmonica		
MediaTitle	Kwong Wah Yit Poh		
Date	20 Dec 2013	Language	Chinese
Circulation	71,944	Readership	249,000
Section	Supplement	Color	Full Color
Page No	B2	ArticleSize	888 cm <sup>2</sup>
AdValue	RM 9,956	PR Value	RM 29,868





# 60 最年轻 老大 83

## 8人595岁吹出和谐曲调



这些都是吕书成当年自编歌曲的手抄本，非常珍贵。

**报道/摄影 黄潇慧**

星期六下午，来都火较路的仁茶餐室内传来一阵阵口琴声，一眼望进去，只见茶餐室内其中一张桌子围着几个人，但他们不是在用餐，从他们的方向传来悦耳曲子，8个人原来是围在一起吹口琴，吹出的曲调很“干净”，没有一丝杂音，乐音清脆。

8个人年龄加起来595岁，当中，年纪最轻的也已60岁，最年长的有83岁，他们虽然年纪大，但是个个却中气十足，吹起口琴一点也不吃力。

8个人当中，只有一名女性，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他们因拥有相同的兴趣而凑在一起，本着热爱口琴而组成“亚罗士打乐龄口琴小组”，偶尔还受邀客串演出，可自娱又娱人。

**准时赴“口琴之约”**

8位组员为李庚金(83岁)、吕书成(82岁)、吕清福(82岁)、吴先才(60岁)、郭荣池(75岁)、谢贵莲(68岁)、伍灼豪(65岁)、以及沈平阶(60岁)。

每逢周六下午1时，他们会准时赴“口琴之约”，就像乐队“夹BAND”一样，集合在由吕书成儿子吕伟仁经营的仁茶餐室，找一张桌子坐下来，一起来个口琴合奏练习，咖啡店里的熟悉，已习惯了每逢周六这个时间，在喝茶或用餐之余，还有音乐“伴奏”，一些客人甚至还特地留下来欣赏口琴音乐。

他们吹奏的曲子大多数以经典老歌为主，例如《少年的我》、《榕树下》、《外婆的澎湖湾》、《白兰香》、《玫瑰玫瑰我爱你》、《卡里岛》、《不变的心》以及《月桃花》等，不过，最近也开始演奏年轻化的流行音乐，例如《浪花一朵朵》、《月亮宫》、《隐形的翅膀》、《菊花台》等。

单吹口琴略显单调，该口琴小组近来也注入了歌唱元素，由唯一的女队员主唱，增添口琴小组的生气。

**凭热忱号召加入小组**

“亚罗士打乐龄口琴小组”的组成，是在一次机缘下，凭着吴先才与



吕书成一股热爱口琴的热忱，号召拥有相同兴趣的有心人士加入口琴队。

2000年，当时是吉华校友会康乐主任的吴先才，基于时任主席郑江湖的一句话：“希望吉华校友会有一支口琴队”，因而找上本地资深音乐前辈吕书成，在两人配合下，号召到10多位成员，口琴队因此成立。

之后，拥有编曲经验的吕书成就负责编曲和指导的部分，迄今已自编200多首经典老歌，由于参与的成员都已经有了口琴的根基，小组很快上轨道。

2003年，口琴小组在吉华校友会会庆及吉华百年校庆回校日上首次“登台”演出后，颇受欢迎，之后陆续有社团或团体组织邀请他们演出助兴，他们也乐于为大众演奏，曾经到过金马仑、双溪大年、峨仑、吉北新笃北方大学、瓜拉尼浪老人院等演出。

后来，口琴小组的成员有一些流动性，最终形成现在的8人口琴小组。#



拥有丰富编曲经验的吕书成，推动亚罗士打口琴艺术。



因为有吴先才于2000年的号召，亚罗士打口琴艺术才能在今天继续发光。

8人个个中气十足，吹起口琴一点也不吃力，左起郭荣池、李庚金、吴先才、伍灼豪、谢贵莲、吕书成、吕清福以及沈平阶。

**放松心情聚餐 偶尔受邀演出**

8位组员而言，每逢周六，不纯粹是口琴练习而已，同时也是他们放松心情休闲聚餐的时候。

组员每个月都会交上50令吉，作为口琴练习后的膳食费，而每次负责为8位乐龄人士烹煮美味佳肴和提供茶水招待的是吕书成的儿子吕伟仁与媳妇陈素珍。

8人都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把口琴练习当着平日消遣，偶尔还有机会受邀演出，对他们而言，这样的人生态度是如此写意自在。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打算收学生，因为是属于自娱娱人的性质，也因为年纪已大，没有太多精力和精神教学生，不过他们也欢迎已有口琴基础的有心人加入阵容。

8人当中，只有年纪最轻的沈平阶在吉中峨仑及双溪大年一带有收学生，访问当天，沈平阶恰巧带着3名年轻学生前来与此乐龄口琴小组合奏交流，将来就希望他把口琴艺术传承下去及发扬光大。#

**曾为教育筹款献力**

随着时代变迁，口琴艺术在亚罗士打已处于低潮期，如今只有这支自娱娱人性质的“亚罗士打乐龄口琴小组”在为口琴艺术发一点光。

负责口琴编曲和指导的吕书成，可说是亚罗士打口琴艺术的开山鼻祖，早在1954年曾经成立百人口琴队，风靡一时，更曾为母校（当时称为华侨中学校）筹款，也曾为南洋大学筹款献一份力。

吕书成说，当年娱乐很少，由于一支小小的口琴是非常容易携带的乐器，因此全马也一时吹起口琴风。

他说，百人口琴队之后因为受到学潮的影响，脱离附属在学校之下，改而附属在吉打杂货商公会，当时除了口琴队之外，也成立歌咏队，那是1956年的事，也是口琴歌咏队最巅峰的时期。

他说，到了60年代，当年因为音乐多倾向灰、黄歌曲，引起许多民众反黄音乐，为了响应反黄音乐，他开始自编中国民谣歌曲，并把这种音乐带进口琴队，结果却引起内政部关注，前后多

次把他召去问话。

“我自编民谣歌曲，响应当时的反黄音乐，是因为要推广健康音乐。”

对一位健康音乐爱好者而言，吕书成并没有错，很可惜，由于当年口琴队受到政府的“关注”，许多家长开始担心孩子参加口琴队会影响前途，不少队员因此逐渐退出，加上进入70年代，许多孩子倾向学习其他乐器，例如吉他、钢琴等，口琴乐器逐渐失宠，亚罗士打的口琴队也逐渐失色。

亚罗士打口琴队“沉寂”了约40年，一直到了2000年，在吴先才号召组成口琴队，才再度点燃起口琴艺术的光。

吕书成说，很感谢吉打杂货商公会从来没有忘记口琴队，自口琴队复出以来，已连续几年在每年的会庆上，邀请他们上台助兴。

亚罗士打口琴队再复出，虽然队员人数已不及当年，不过如今有几位乐龄人士仍在为口琴艺术尽一份力，也为亚罗士打的口琴艺术带来希望。#



访问当天，这3位学生刚好到来与乐龄口琴小组交流。